

画家高玉琦：一个痴迷大写意的行者



高玉琦，字子卿、子青、天石。大写意花鸟画家。大写意花鸟大师崔子范先生的门生。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，副教授。山东美术家协会会员。江苏省连云港市花果山国画院副院长。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进书画院副院长。



△大好春光图 363×139cm



△桃花开时鲤鱼肥 363×139cm



△清远图 96×89cm



△枝上相逢 90×97cm

□孔凡元

大写意者，谓大笔画、意象画、抽象画。大写意画自明代徐渭始，大家辈出，八大、吴昌硕、齐白石、崔子范、潘天寿、李苦禅等，均以独特的画风面世。齐白石弟子众多，皆成就非凡，而真正把齐派花鸟推向推进者是崔子范。崔子范的花鸟画更抽象、更意象、更大度、更恣肆、更古拙，所以也就更具代表性，为大写意花鸟画的发展做出了常人难以达到的贡献，是真正的大写意，堪称大写意花鸟画的一座丰碑。画家高玉琦有缘拜崔子范为师，是机遇，更是天作之合。

高玉琦认为，习大写意者，要有先天的禀赋、豁达的性格、宽广的胸怀、过人的胆魄、丰富的人生、通达的知识、恒久的毅力、正确的方法、良好的师承，且耐得寂寞，再加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方可成功。这样的诸多条件，难怪使很多学大写意者望而却步了。

我以为，在当今画坛，高玉琦艺术追求是一种现象。他执著而痴迷大写意花鸟画，始终不渝。这是一条寂寞而漫长艺术之路，一条开弓没有回头箭的理想之路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他的这一选择竟是在30年前的青年时期，那时的他身处偏僻的县城。对大写意绘画尚处在朦胧的潜意识状态，因当时绘画资料奇缺，信息闭塞，间或看到一点齐白石和李苦禅等写意画大家的资料，但就是这些零星的艺术种子却在高玉琦的胸中孕育，

目标神秘而光辉。期间，他曾见过一幅崔子范作品的印刷品，而被强烈地震撼和感动，也就是这张印刷品竟使他坚定了走大写意绘画之路。

高玉琦有很好的家教，在他的家乡，高家门里出文人是远近闻名的，他的许多长辈都写得一手好的毛笔字，且有善画者，高玉琦自幼就在这种环境中长大，一颗艺术的种子在他的心中悄然萌发。在山东艺术学院5年的学习期间，几乎涉猎了所有的画种，但他始终钟爱大写意，很有幸，得遇崔子范先生为师。在先生的精心指导下，高玉琦的大写意花鸟画日渐精进。他几十年如一日，师承明确，信念坚定，不为时风所左右。大写意花鸟画在意象、结构、色墨的大笔挥洒，形象的提炼上皆得其师真传，做到了神似不离其宗，形似不离其谱。崔子范大儿子崔新民在看过玉琦的画后说：“崔派花鸟画有传人了。”这应是对高玉琦最中肯的评价。2011年高玉琦的作品《游春图》作为特邀作品参加了中国第五届花鸟画展览，2013年《报春图》参加了中国第六届花鸟画展览，这足以表明他的画不同凡响。

高玉琦先生的画，严谨中透出豪放，恣肆中注重精微，狂放中不越矩度。自经名师点拨，而又勤于思议，深悟天地人辩证和谐关系。其作画为人，不张扬，不自是，不温不火，不躁不浮。在他的作品中，虽不无崔子范大师的影子，但更透露出他深入生活，师法自然，师学舍短，敏于创造的精神和胆

识。其立意高远，不随时俗；构图简洁洗练。无论丈二尺幅，还是简笔小品，皆能小中见大，气势磅礴。诗书画印，互为生发。

高玉琦特别强调师承的重要性，一个人要想成大器，一定要有很好的老师，古今中外无一例外。比如京剧，就要学四大名旦，齐白石学八大，吴昌硕而成大家，潘天寿学吴昌硕也成为大家，崔子范学齐白石也是一个成功的范例，毕加索、马蒂斯、梵高也是在学前人的基础上而成就非凡。当然，学前人并不是泥古不化，而是要继承发展。正如李可染所讲：“要用最大的勇气打进去，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。”

冬去春来，花开花落，30多年来，高玉琦始终坚持一条不断探索的艺术道路。尤其是他有意识地从事近20年新闻记者的经历，游历了祖国很多名山大川，这些经历既让他开阔了心胸视野，更加深了人生阅历和理解。高玉琦同时认为，要想画好画，取巧是行不通的，必须下一番苦功夫，甚至要下些笨功夫，比如：“怀素书蕉”、崔子范画报纸。要有大量的实践，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，辞去记者职业的他，潜心画室是他的必修课，每天都要做大量的功课，下大功夫练书法，反复地练造型。

一杯清茶放在案头，我们可以想起生活；看茶叶沉浮，我们可以联想人生；观赏高玉琦先生的作品，我们也许想到更多的是中国大写意花鸟画光明的未来。



△三友图 137×70cm

画家刘仲原：用真情实感为山川立传



刘仲原，1971年生于山东临朐。山东艺术学院中国山水专业硕士研究生，导师为著名山水画家张志民先生。自幼喜爱书画，师从浙派著名山水画家曹文驰先生。2003年入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山水专业深造学习。现为山东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国画部部长，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山水画培训导师，山东省公安文联顾问，浙北中国画研究院画师，中国书画杂志社书画院特聘画家。



△结宇依青峰 178×96cm



△家园系列之二十一 137×68cm



△村前林上溪水清 138×67cm

□孔凡元

在山东龙图艺术馆展厅里，有一幅180公分见方的中国画，吸引了许多观者的目光。这便是山东中青年实力派山水画家刘仲原创作的国画《家园》。站在画前，我无限欣慰地感到：画家对生活怀有无限的爱，将爱家、爱国之心上升到对世间生命的终极关怀，用炽热的感情来培植浩然之气，用真情实感为自然山川立传。

“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，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；心无挂碍，心若止水，境由心生，意从禅出。”这便是画家刘仲原关于水墨山水的表白。

孟子云：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“其为气也，至大至刚”。绘画需要有大气之势，做人也需要有大气度。从小生长在沂山脚下的刘仲原，对山川、家园有着无以言说的情怀。几十年来，刘仲原一直从事中国山水画的探索与研究，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。仲原先生笔下的作品是心灵之河的流淌，顺其自然，即道法自然。仲原长于在咫尺巨丈之间写意吻合自然、妙不可言、心胸豁达、令人陶醉震撼的山水意象。针对不同的客体，运用不同的绘画皴擦点染、浓淡干湿技法，墨色厚重而不滞板、笔触大气而不失法度，似与不似之间写出山水之灵性。从有法到无法，从无法到有法，

随心所欲，色墨交应、笔线古拙、蕴涵春雨、干裂秋风，淋漓尽致地表现和张扬了自己的山水个性与力度。

山水之间的诗情画意时时激发仲原表现的冲动。在开合虚实、疏密浓淡中，笔墨的自由挥洒是心性的释放，是情感的宣泄。他讲到，绘画带给他的东西超乎想象的多，其中有快乐，有苦恼，有洞彻，有困惑，更有对生活的感悟，对生命的感悟。绘画几乎成了他的全部。

宋代诗人郭熙曰：“山水以水为血脉，以草木为毛发，以烟云为神采。故山得水而活，得草木而华，得烟云而秀媚。水以山为面，以亭榭为目，以渔钓为精神。”仲原先生的画不仅具有笔墨当随时代的语言，而且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；那山，那水，那石，那树，活灵活现，无不透露出生命的气息。

刘仲原认为，通过中国古典山水的发展和继承脉络，找出其发展过程中关键的承接点，并探索每个关键点继承和创新的途径方法，是守住中国画的根和魂，创造出充满时代气息最新颖、最美好图画的必由之路。

山水画的最高境界，是人文正气与天地浩气之间的沟通。也就是说，画无理不服人，画无技不惊人，画无美不悦人，画无情不动人。所以，画家要对生活怀有无限的爱，将爱家、爱国之心上升到对世间生命的

终极关怀，这样才能有炽热的感情来培植浩然之气，用真情实感为自然山川立传。

“十年磨一剑”是刘仲原对绘画艺术的自我忠告。人生和艺术都是一个过程、一种期待，艺术的闪光都是经过了千锤百炼的。首先要摆脱追名逐利的心态和世俗的压力。要保持正直诚恳、情感炽烈，不断积累自己的知识和阅历，追求那入木三分的凝重与沉着。

我是这样理解的，南方和北方的山水画的的气质是大不同的，根据画家的生活习惯与所处的背景，北方画家的优势是比较粗犷，比较追求形式上的大，也比较有力量，南方画家的气质比较柔美，空灵。

作为一位北方画家，刘仲原作品笔墨意境与画面结构却不受地域限制。面对西湖，去看它的朝夕变化，早晨阳光明媚，到了傍晚却是下雨，“东边日出西边雨”这样的一种景致，在北方是体会不到的；北方画家所体现的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，那样的画面所表现的山水，在刘仲原的笔下，却是一种南方画家的内敛，格外的细腻和柔美。

刘仲原笔墨反映了中国绘画的一种精神。他坚持山水写生必须和传统笔墨语言紧密配合，到生活中去进行艺术实践。多年来，他走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，山水写生在大自然中反复琢磨，然后加以剪裁和重新布置，提炼出自我拟定的山水气象，仿佛脉络

在心，闭上双眼，景象如在目前，然后开动脑筋，搜索传统笔墨语言所有的符号，一旦触发，有所悟出，即掌握了前人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的奥秘。

人与自然和谐地沟通，可带给人们一种情绪和心境。仲原先生的作品如《家园》《细雨湿流光》《素影清辉》《古寺清晓》《秋在林梢头》，既见功力，又见清新雅意，“物我两忘”、“贯通一气”的生命旋律。笔者认为，刘仲原踏踏实实、坚韧不拔、不投机、不取巧，抓住中国画的“主心骨”、笔墨之“慧根”，把自身丰富的情感用有书法意味的点、线、面表达出来，真实流露绘画的本质意义。

面对着市场炒作和种种物质诱惑，消费性的大众艺术潮流，形式主义的风格化复制，时髦而空洞的广告式评论，刘仲原的认识是，就画家而言，艺术市场是其最终实现个人和作品价值的地方。中国的艺术市场在经历“热浪”和“寒流”之后还是曲线向前发展的。其实画家更希望市场回归到理性状态，以作品的品质论价值，而不是其他，但这一点目前做到还很难。因此，他提出两点建议：一是艺术家应该忠于自己的内心，不去迎合别人，创作出好的艺术作品；二是艺术品经营机构应该提高对艺术品的鉴赏能力和品位，去推介好的作品给藏家，最后形成健康的艺术市场体系。



△明月照禅心 138×70cm